

<<迎春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迎春花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3301179

10位ISBN编号：7503301171

出版时间：2001-1

出版时间：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

作者：冯德英

页数：610

字数：461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迎春花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阴历二月间，原野开始脱去枯黄的外套，各种植物从冬眠中苏醒过来，极力地钻出解冻了的地面，吐出绿色的嫩芽。

对春意反应最敏锐的，是沿河两岸堤坝上的杨柳。

那一溜溜随风摆荡的枝条，露着淡绿，变得柔韧了。

在这三面环海的胶东半岛的初春，虽然仍受着海风带来的寒冷的侵袭，夜间还有冷露往下洒，但是，已经获得了新生的植物并不怕它们了，反而把海风当做动力，把寒露当做乳汁般的养分，加快了新生的速度。

于是，春野里到处都散发着被那雪水沤烂了的枯草败叶的霉味，融混着麦苗、树木、野草发出来的清香。

一九四七年清明节的前夜，从黄垒河北岸走来一个人。

他走得很急，脚步却放得极轻，并时时前后左右地顾盼着。

此人来到河边，脱下鞋袜，挽起裤腿，轻轻地划着深及膝盖的河水，到了南岸。

这个人，走上堤坝，离开大路，闪进了树林。

他倚着一株树干，疲惫地喘息着，从腰带上抽出发着汗臭味的毛巾，费力地揩拭脸上、脖子上的热汗。

接着，他瞪大两眼，向南巡望。

发源于昆嵛山西麓的黄垒河，往南流进乳山县境之后，拐了一个大弯，直向东奔去，在浪暖口入海。

河的两畔是平川地，虽说最宽的平原也不过几里路，就被绵延起伏的重山叠峦截住，可是在这山区里却已是很难得的粮米之乡了。

也许就是这个缘故，这里的村庄特别密集且又较大，宛如两串珠子似的，沿着南北河畔密密麻麻地排下去。

此时，河南畔一片昏暗。

座座起伏不平的山峰，在繁星满天的夜空中，隐约可见。

山根前，一连串的村庄完全笼罩在灰蒙蒙的沉雾里，只能辨认出一片片模糊的轮廓。

三星歪到南山顶西面，子夜已过了，各处一片沉寂，万籁无声。

夜行人见了这般景象，轻松地舒了口气。

他抽出插在裤腰带上的手枪，检查一下保险机，然后下了河堤，顺着麦田间的小路，向正南的村庄走去。

他来到村后一片菜园边上，突然，村南头响起一阵狗吠声。

他急忙蹲下，身子靠紧篱笆障。

狗吠声消失后，他站起来打量着面前那幢高大的房屋；房后的石灰墙闪着阴森的白光。

他小心地迈过用树枝夹起的篱笆障子，从还没种上什么的菜园里摸到房子后窗处。

仔细一看，窗子用泥坯封得严严的，和原墙一样坚固。

这显然是冬天防北风砌上去的，开春还没扒开。

来人很是沮丧，心里涌上一句：“真他妈懒……”就离开菜园，谨慎地摸进胡同。

他向两头张望了一会，靠上一个瓦门楼，用手去推门。

倏地，象被蝎子蜇着一样，他猛然将手缩回，不由地后退一步，差点摔下台阶去。

停了片刻，他又上前去摸了一下刚才触到的那块挂在门框上的木牌子，心里好笑地说：“光荣牌，嘿嘿！”

“军属光荣……”他推了推门，门木然未动。

他又轻敲几下，仍不见里面有反应。

于是，他把嘴紧贴在门缝上，压低声音叫道：“子，锄子……” 猛然，院里的大叫驴“嗷——嗷——”地叫了起来。

他急转回身，紧盯着黑洞洞的胡同口。

## &lt;&lt;迎春花&gt;&gt;

接着，传出内屋门开动的声音，一阵碎步声过后，响起一串青年女人的带着浓厚睡意的话声：“你这老东西，就知道要食吃！”

人家正睡得香，你又来搅闹。

哪，给你……” “镯子，镯子！”

” 来人急忙呼唤。

“谁呀，三更半夜来叫门？”

” 女人没好气地答道。

“我，你舅。

快开门！”

” 门很快开了。

夜行人闪进来，回身又把门插上。

女人惊诧地盯着他，问：“舅！”

你怎么这黑夜来？”

” “小点声，进屋再说。

” 洋油灯亮了。

王镯子惊疑不定地打量她丈夫的舅父。

他四十多岁，长着横肉的脸上满布坚硬的胡茬茬，眼睛很大，里面网着象天生就有的几条血丝。

他个子矮，身体胖，显得举止呆板、拙笨。

王镯子见他穿的黑夹袄已被汗水湿透，一摘下米色礼帽，头发茬里直冒热气。

她紧张不安地问道：“舅！”

你打哪来？”

你……” “别急着问啦，”舅父插断外甥媳妇的话，把帽子摔到炕前桌子上，“让我缓口气吧！唉，累死我啦！”

” 他爬上炕，仰身躺在外甥媳妇刚睡过的花被子上。

王镯子为他两次不回答自己的发问，心里有些不满；但是看着他那疲惫不堪的样子，又同情地轻叹一声，说：“舅舅，做饭你吃吧？”

” “嗯，”他睁开眼睛，瞟了一眼外甥媳妇说，“好，我真饿得够食戈了！”

” 但随即又道：“哎，别做啦，有烟冒出去！”

” “那怕什么？”

” 王镯子不解地问，发现他脸上紧张的神色后，又道：“不碍事。

咱们的房子在村子最后头。

这深夜，又有雾，有烟也看不真。

” “好，”舅父松了口气，“有酒吗？”

” “有。

” “那你炒点菜，我喝几盅。

饭不要办啦，吃点干粮就行了……” 四两酒落肚，夜行人脸上泛起油光，他才感到有些轻松，这才觉得汗湿的衣服穿着难受。

他解下捆在腰间的一个小包袱，把夹袄脱下递给外甥媳妇去晾。

王镯子接过衣服，往炕前的柜门上搭，突然被衣襟上一块块在灯光下闪亮的东西吸住了。

她低头一看，吃惊地叫道：“咦！”

血——”她猛又停住，骇然地盯着他裤腰带上的手枪，惊恐地说：“啊！”

出事啦？”

” “嗯，出事啦！”

” 他轻快地答道，一仰脖子，又干了一盅。

“他们又斗咱们啦？”

” 王镯子眼睛大睁着。

舅父望着外甥媳妇的恐慌神情，嘿嘿笑了两声，说：“镯子，这回不是他们斗咱们，是咱们干他”

## &lt;&lt;迎春花&gt;&gt;

们啦！

” 王镯子发懵了，不懂他的意思。

她望着他那被酒烧紫了的毛茬茬的胸脯，说：“你醉了，别喝啦，吃饭吧。”

” 舅父放下酒盅，眼睛里充满了水份，血丝更加清晰了。

他以粗鲁的动作，一把抓住外甥媳妇的手脖子，拉她坐到自己身边，哈哈笑着说：“孩子，别担心。舅没醉，没醉。”

哈哈，这下子可叫我汪化党报仇雪恨啦！

” “舅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” 王镯子焦急地问道。

“是这末回事，孩子！”

” 汪化堂大口咽下一块炒鸡蛋，嚼着白面悖悖片，心满意足地说，“昨天夜里，我们汪家岛村几户被斗的地主，一起动手，杀了村里三个干部！”

” “啊！”

杀了三个？”

” “嗯，还不止。”

指导员那家叫他绝了根，大大小小七口，都见了阎王！”

” 汪化堂快活至仍，大嚼饭菜。

“噯呀，可不吓死人啦！”

” 王镯子浑身一震，倚在墙上。

汪化堂瞅她一眼，说：“怕什么？”

听到这消息该喜欢才对。

” 王镯子脸色转红，娇声分辨道：“我怕，怕见到死人；不是可惜那些共产党的干部，哼，叫他们都死死才好哩！”

” “嘿嘿，这就对啦！”

舅知道镯子有能耐。

” “舅啊，你们没叫人家抓着？”

” 王镯子担心地问道。

汪化堂笑眼瞅着酒壶，说：“哈！”

看你问得多傻，叫抓住了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酒？”

” “那些人呢？”

都跑了吗？”

” 汪华堂摸着胡子、油嘴，不在意地说：“有两个民叫民兵打死了，其余的五个坐小船海上溜啦。”

” “你怎么不跑？”

“我愿先也打算从海上到青岛去的，无奈狗日的民兵撵得急，他们先驾船跑了。”

我在山沿里躲了一整天，又冷又饿，直等天黑全了才敢露头。”

唉，这四十多里路可把我累熊啦！”

” 王镯子又紧张起来，害怕地瞅着汪化堂说：“这可了不得，他们知道咱是亲戚，来这儿找你可不糟啦！”

” “没有事，别担心。”

” 汪化堂宽慰地道，“民兵搜了一气山没见影子，以为我们都从海上跑了。”

要不，我也不敢到你家来。”

” “哦，这就好，这就好！”

” 王镯子手扞心窝，松了口气，接着又问道：“舅，你们这会儿，怎么又想起干这个来啦？”

” 汪化堂抬起头，没马上回答，眯起水眼打量着外甥媳妇。

王镯子穿着贴身的蓝花布褂儿，衣袖很短，露出半截又白又胖的胳膊肘，手脖上戴着副银镯子。她头发蓬松，嵌假宝石的银质发卡子滑在颈后的发梢上，一边一个耳环，在灯光下闪耀。

## &lt;&lt;迎春花&gt;&gt;

她那细嫩的胖脸上，有对明亮的眼睛，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到，睫毛也很少，显得光秃秃的。

“镯子，你今年多大？”

“二十四。”

“哎，我说你太孩子气啦，怎么问起这种傻话来！”

汪化堂以长辈的动作摸了下胡茬茬，忿忿地说，“孩子，不是你舅不愿过好日子，去杀人惹祸的，是共产党逼咱们干的！”

就从我家第一代祖宗起吧，谁见过共产党生出这些害人的主张来？

哪个当朝理政的欺压过富人来？

自盘古开天辟地起，就是财主享福，穷人受苦，这是老天爷的旨意，天经地义！

可是偏偏出了共产党，要黑白颠倒，把天下翻个过，叫穷小子兴旺！

“唉！”

汪化堂的一席话，说得王镯子共鸣地叹息起来，“可是人家现时没斗咱们，就安稳地过几天吧，省得惹火烧身。”

“什么！”

现时？

现时是多会？

汪化堂激怒起来，网血丝的眼睛鼓胀着，象要打架；但觉察到对面是外甥媳妇，就吞了口气，愤懑地说：“镯子，你真不明白吗？”

如今咱们这些人，在共产党的天底下，象是挂在墙上的一块猪肉，人家多会儿愿割就割，什么时候吃光什么时候罢休。

天下是他们的啊！

镯子，你想想，自从来了共产党、八路军，有咱们一天安稳日子吗？

打日本时，实行什么减租减息，合理负担；鬼子刚投降，又来什么土地改革，什么复查……咱们从祖辈置下的田地山峦，都给刮光了！

你说现时他们没斗咱，可是往后能有咱们的好事吗？

孩子，共产党、穷棒子他们是火，咱们有钱人是水；水火放在一起，不是水干就是火灭，水火不能相容！

王镯子静听汪化堂的训导，脸面收紧，钦佩地望着他，热烈地响应道：“对，舅！”

你说得对！

接着她又叹息道：“唉，盼星星望月亮，中央军多会儿能过来啊？”

听报纸上说的，解放军天天打胜仗，真急死人！

“你不要听那些，”汪化堂胸有成竹地说，“共产党的报纸还不是为他自己吹嘘？”

“我也是不全信他们的，可是共产党也真厉害！”

王镯子悲愤地诉苦道，“他们搞得咱们家破人亡。”

俺哥被他们逼得三年多没下落，不知死活，俺妈昨儿还来哭过……她还学我大舅老东山说的，指导员曹振德的话信得着，俺哥真回来政府能宽大，不会是死罪。

我妈动了心，想去找俺哥，可谁知他在哪地方？

还有你承祖，参了军就一直没信息……”“哈哈！”

汪化堂开心地笑起来，望着发愣的外甥媳妇说：“再不用为承祖担心，他早变成国军里的人啦！”

“啊！”

王镯子大惊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”

<<迎春花>>

作者简介

冯德英，当代作家。

山东牟平（今属乳山）人。

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全家都投身于人民革命斗争。

少时读了5年小学，当过儿童团长，深受战争年代斗争生活的熏陶和教育。

1949年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有机会在几年间读了大量中外文艺作品和文化读物。

1954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《苦

<<迎春花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